

摘

译

✦ 外国文艺 ✦

5

1976

目 录

写在《外科第六病房》的前面

..... 编 者 (1)	
外科第六病房 (苏修中篇小说)...	(3)

· 批判会 ·

商品化的苏联社会

.....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五一·二一”工人大学理论班学员 (86)	
苏修小品文一组(四篇)	

良心在发霉	(90)
-------------	--------

发票里的破坏活动	(92)
----------------	--------

发 明	(98)
-----------	--------

贵重的拾物	(102)
-------------	-------

美国黑人诗歌二首	(105)
----------------	-------

觉醒(美国剧本)	(108)
----------------	-------

两度相信魔鬼的人(美国剧本)	(179)
----------------------	-------

苏修文艺动态(1则)	(84)
------------------	-------------

写在《外科第六病房》的前面

编 者

这篇小说所描写的“第六病房”，可以看作是苏修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六个病员的经历和他们彼此的关系，反映了苏修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关系、父子关系。老庄员佩恩被“步步高升”的儿子遗弃，孤独地死在医院里；工长拉伊普曼因为强迫儿子读书被儿子戳了两刀，险些儿送了性命。这两对父与子的矛盾说明了在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空前“发达”了。金钱万能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不仅支配了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支配了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由此导致了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和种种犯罪行为。

这些现象使小说作者忧心忡忡，并且对统治集团不无埋怨和嘲讽。作者特别把小说故事放在所谓“月球车—1号”登月活动的日子里，小说每一章开头部分都引用一段塔斯社的有关报道作为背景，但这个背景却又和小说的故事不发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病房里的人对“月球车—1号”上天的事也毫无兴趣，甚至还不如对天花板上的一只苍蝇那么注意，即或偶尔想到，也完全不象勃列日涅夫那样感到“自豪和激动”。这样奇特的构思就曲折隐晦地表达了作者的意图：警告人们不要沉醉在登月的梦想中，而应当关心人世间。同时也从反面让我们看到：苏修叛徒集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社会帝国主义的现代化，导

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果。

然而，苏修社会发生的这种种事情说明了什么？一切祸害的根源在哪里？出路何在？作者却是无法解决的。他只是摆出了一些现象，一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便遮遮掩掩、吞吞吐吐了。这是因为作者的基本立场是要维护现存的苏修社会制度。

既看到社会的种种弊病日益严重，又感到无力医治，作者便象那个被儿子戳了两刀的拉伊普曼一样，“神智陷进了一条死胡同”。因此整个作品的基调也就显得低沉而凄楚，很象《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封建的社会主义”那样：“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这类作品的出现，说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已经病入膏肓，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感到厄运将至、不寒而栗了。

这篇小说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曾对若干段落发了一些议论，我们用五号正楷字体排出，供读者批判时参考。

外科第六病房

(苏修中篇小说)

作者 拉伊蒙德·卡乌格维尔

载苏修《北方》杂志 1973 年第 6 期

一

正如以前已经报道过的，1970 年 11 月 10 日，“月球—17”自动站进入了飞向月球的轨道。

在自动站沿着地球—月球航线飞行的过程中，跟它进行了 36 次无线电联系，测定了运动轨道参数，同时检验了自动站上各种系统的工作情况。

在飞近月球的时候，自动站开动了制动装置，因此便进入了绕月飞行的轨道，其参数如下：

在月球表面上空的高度是 86 公里；轨道跟月球赤道面的倾角是 141 度；绕月一圈的周期是 1 小时 56 分钟。

小伙子蓄着大胡子，胡子是淡淡的棕黄色，看上去很不整

洁，并且好象粘上去的一般。他自己对此并不在意，当肾里的结石不太痛的时候，他甚至感觉好得很呢。患痔疮的那位老人清早出院了，小伙子便赶紧占据了他靠窗口的床位；如今他躺在床上，半闭着双眼，感到心满意足；他的右手轻按在晶体管收音机上。收音机时而播放着托姆·约翰逊的乐曲，时而放送着恩格利别尔特·古姆佩尔金克的作品，后者是个古怪的年轻人，他袭用了一个早已变成灰的古代作曲家的名字，并靠了这一点而飞黄腾达。

患肾结石的这个小伙子，对音乐有很健康的欣赏力，他知道，他该收听些什么。他本来想加大一些音量，但睡在门旁的一个患坏疽病的集体农庄庄员不停地轻声哼哼着，因此小伙子知道，在这里高声地播放音乐是不适当的。

这个集体农庄庄员的病情是十分糟糕的。他一只脚上有两个脚趾已经完全发黑了，还在上星期，医生们就曾打算把这只脚截去，可是这个农民却说什么也不同意。小伙子漫不经心地想道：“真是个傻瓜，要知道，反正是要截的，如今整条腿都要完蛋了。”

小伙子是个年轻而又大胆、天真而又果敢的人。他把自己面临的手术看作是一件令人伤脑筋的不愉快的然而又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那种不愉快又是双重的：其一，他刚刚结识了希利玛，而且他们之间的事情已经顺利地上了轨道，可是如今生了这该死的结石病……他跟这个姑娘还没有什么很深的关系，因此小伙子如今固执地提醒自己：在他们交往还很肤浅的情况下，这样长期分离不见，恐怕会把姑娘推上另外一条什么轨道的。

在对待希利玛这个问题上，他没有任何明确的计划，他不过是喜欢这个姑娘而已。他正处在转折的、会发生各种意外事情的年龄上，在这种时候，预计任何未来的事情，哪怕预计一、二天

以后的事情，对他说来也显得可笑而烦琐。

其二，市级冠军赛已经开始了；在那里，在排球场上，在反击对方的一记削球的时候，他差点儿没有扑倒在希利玛身上。就这样，他就是这样认识这个姑娘的。道歉，钦佩的眼光。随后他找到了姑娘，看来似乎一切顺利。比赛已经开始，可是他如今是不能回球队了。而他是多么急切地想回球队啊，因为球队有进入健将级的希望，当然，这本来是定能促进他跟希利玛的关系的。

托姆·约翰逊演奏了一支《老人河》^①，这支乐曲已被极为理想地改成适合于现代的口味，小伙子闭起双眼，全神贯注地欣赏起音乐来。

睡在门旁边床上的集体农庄庄员，他用有点麻木的手指把患病的那只脚擦了擦，便哼哼了一阵。其实痛得并不厉害，他是完全可以不用呻吟的，但呻吟好象能使他得到安慰似的，并且以某种方式代替了同自己的谈话。他早已养成了一种同自己谈话的爱好。在这里，当着旁人的面，他不好意思这样做，可能人家会把他当作神经不正常的人。（老庄员的“爱好”，并非生来就具有的，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的。在今日的苏联，人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之间，冷若冰霜。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庄员养成“同自己谈话”的“爱好”，有什么“不正常”呢？！）

可是，总的说来，他全身都在痛，这是因为长期躺在这张糟糕透顶的病床上的缘故，床的中部已经下垂，而且实在太软绵绵了。他家里的床，是张普通的木床，在床板上铺一条好好的厚褥垫，既不硬，也不太软。

他不断地哼着，这声音越来越单调无味，它甚至不象呻吟

① 美国歌曲。

声，而象某种喃喃不清的低语。而且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这低语似的呻吟声，是挤满在他头脑里的种种焦虑不安的思想的反响，它甚至压倒了这个小青年的音乐声。

这个集体农庄庄员名叫托马斯·佩恩，年近六十，他的面容非常温和，面部轮廓看上去模糊不清，蓄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好象套了假发似的。显眼的白发，由于式样奇异，非但没有使他见老，反倒使他变得年轻了。

托马斯·佩恩的心头忧虑重重。也许，他呻吟首先是为了减轻心头的忧虑，而不是那不很剧烈的疼痛，半个月前他在家里的時候，对这种疼痛是默默地忍受的。

前不久，他的儿子跟儿媳妇一道曾回到村里去过，要求父亲暂时（他正是这样说的——暂时）进城到他那里去住；他们希望得到一套新的住宅，因此在那里需要向某人证明一下，他们家里有四口人，而且父亲又是个年老有病的人，需要有一间单独的房间。托马斯·佩恩并不理解儿子媳妇对他的要求是什么，他理解的只有一点，就是要他表示同意，这才是主要的。可是托马斯不同意。这倒不是因为他不大喜欢儿子或媳妇，他只不过是觉得没有搬家的必要而已。要他离开村子，这是什么意思？这怎么可以呢？（儿子和媳妇“回到村里”探望佩恩，并要他“暂时”住到城里去，是因为他们想借用这个“年老有病”的人，弄到一套“新的住宅”。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苏修另一中篇小说《交换》〔见《摘译》1974年第6期〕。这两个中篇的情节不尽相同，而且佩恩的儿子、媳妇也不及《交换》中的年轻人干得露骨；但是，在把父母当做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这一点上，却是毫无二致的。这说明在苏修社会里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的商品化已经十分普遍了。）

他们为此争吵了一通（那时他的一只脚已经痛得很厉害

了),托马斯甚至提高了嗓门。而儿子同着妻子一起离开的时候,在门口对他说……最好还是不去回忆他说了些什么吧。

现在,佩恩在这里已经是第二个星期了,医生们打算给他截掉一只脚,可是儿子还没有来医院露过面。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父亲已被送进了医院。集体农庄主席向佩恩保证过,马上去通知他的儿子,还说,要佩恩别担心,只管定心地躺着,要生多久的病就生多久好了。

这会儿,佩恩停住了呻吟,他看了看放在床头小柜上闪闪发光的手表。这块表是去年儿子送给他的。这表他戴也没有戴过,因为没有这个需要,可是,在他进医院的时候,便带在身边。

四点半钟了,是啊,天还亮堂着呐。马上就要送晚饭来了;医院里的伙食相当差,而且量少,开头,他觉得简直在挨饿。如今没有什么了,习惯了,不过你会提前感觉到,开饭的时间快到了……

可是旁边床上的一个病人老是在睡着;这是个古怪的人物,他只管自己睡他的觉,好象他一生有一半的夜晚没有睡,所以如今在赶忙加以弥补似的。他的名字也古怪,叫做伊罗德。圣经里讲到一个杀害孩子的凶手,名字也叫伊罗德。这一点,佩恩是记得的,因为当年在学校里学到过。当然,这一位伊罗德并没有杀害过任何孩子,是没有任何这种事情的,那末他这个名字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他生的是胃病,曾经多次来切割过,这样,他的胃还会有多少剩下呢?……

佩恩又听到了无线电的沙沙声,同时又习惯地哼了起来。

帕阿沃·伊罗德在睡着,做着怪梦。他有生以来从未到过非洲,从来没有离开过爱沙尼亚,可是现在他做着梦,好象跟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一起,正在荒无人烟的撒哈拉大沙漠里行进着,

烈日炎炎，如烤似燎，水一滴也没有。他睡着，同时清醒地意识到，他是在做着一场梦；这就越发使他感到惊奇万分了，所以，他怀着某种孩童般疑惑不解的心情，鼓起了自己厚厚的嘴唇。当年他曾读过关于沙漠里海市蜃楼的故事，如今，他好象在电影院里一样，亲眼见到了这种现象，他看到了在地平线上突然出现的碧绿耀眼的绿洲，看到那里还长着棕榈，以及其他种种东西。但特别令人惊奇的是，他意识到自己是在睡着觉，也知道，这不过是一场幻景，自己是在做梦，以及他从来也没有到过非洲。

这三重的状态，开始使伊罗德生起气来，他翻了一个身，弄得那床铺在他笨重的身体下吱吱作响。梦境中的那些东西，好象抖动起来了，蒙上了一层迷雾。伊罗德在好奇地等待着，究竟还会有什么东西出现。喏，你看吧，无论是撒哈拉大沙漠，还是那海市蜃楼，都已消失不见了，他好象来到了一家饭馆里；酒杯在叮当作响，侍者在东奔西跑，一个陌生女人坐在他的身旁。伊罗德想拥抱她，同时打算悄悄地用手指去触她的胸脯。伊罗德把手伸了过去，那女人好象在凑过来，伊罗德又作了一下努力，可是忽然间失去了平衡。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梦中发生的，这个他知道，但他还是吓得睁大了眼睛，他随即发觉，他确实把手伸过去了，伸到他右边床上那个病员的鼻子跟前。对方则以警戒的眼光注视着伊罗德。

伊罗德把手缩了回来，觉得怪不好意思的，他勉强笑了笑，喃喃地低声说道：

“咳，做了个怪梦……”

邻床病员露出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伊罗德认为，这件意外的事情已经过去，他便侧过身来，仰天注视着天花板上一只象在散步似地慢慢爬着的苍蝇。伊罗德想道：“苍蝇是从哪里来的呢？要知道，不已是十一月了吗？”

这只苍蝇使他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这简直是奇怪，因为这件事情跟苍蝇是毫无联系的。今天是十七日，今天似乎发射了一颗新的人造地球卫星……月底前，店里是一定会有人来检查账目的，可是他伊罗德却躺在这个第六病房里，在等待着又一次手术……

帕阿沃·伊罗德是镇上一家最大的商店的经理，而他的妻子埃玛就在那里当售货员。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办过正式结婚手续，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就这样住在一起了。但是，既然人家同居十年，难道你能不把这叫做夫妻吗？

在伊罗德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他跟当钳工的父亲纠缠不休。父亲坐在凉台上，由于无聊而看着过往的行人。父亲那时回答他的那些话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脑海：

“我坐在这里，看着那浩瀚的生活怎样从眼前经过。而生活下面的车轮都是用纯金铸成的……”

帕阿沃是不愿让生活在眼前溜过去的。他毕业于中等商业技术学校，当过售货员，在区一级的城里当过副经理，五年前，他这个富有经验、精明能干的商业工作人员，被任命为镇上一家最好的商店的经理。

他跟埃玛的交往，还在中等技术学校时就开始了，随后在区中心时又得到了继续，在那里，他们俩进了同一家商店。因此，他们既没有去过教堂，也没有到结婚登记处去办过手续。帕阿沃被任命为副经理，按规定，埃玛是不能在丈夫领导下工作的。然而，跟她在一起工作，有着无可争辩的优越性，在他们同居的第二年，埃玛终于也理解了这一点。那一年有一次帕阿沃带回家一辆崭新的有车斗的摩托车，他朝妻子丢了个眼色说道：有了三个轮子，再要弄到第四个轮子就不会要很久了……（这真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新型”家庭关系。夫妻、上下级、贫

污盗窃集团的同伙，三层关系合而为一，真有它“无可争辩的优越性”。)

可是如今就要查账来了。而伊罗德却躺在医院里，为那个未曾解决的问题已经伤了百来次脑筋，那就是：埃玛是否能对付象报告商店的账目这样微妙的事情呢，她能不能过关呢？

其实也不必特别担心会出什么问题，伊罗德并不是个傻瓜，他是不会在琐碎事情上耗费精力的，但是……做生意必须经常戴着手套，必须小心谨慎，正象女人穿长统丝袜一样：只要勾破一点点，只要断一根丝，便会一扣一圈地脱到底。不错，有时也可以再把断头勾起来，你向必要的人付了钱，丝袜就又象新的一样了。但有时候，几个断头缠在了一起，搞乱了，一个断头会引起另一个断头，于是整只丝袜便只得丢掉。（“戴着手套”，说的是既要通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非法途径占有大量的货币与商品，又要不露蛛丝马迹，这是伊罗德一类新资产阶级分子经营商业、盘剥人民的诀窍。）

伊罗德竭力想摆脱折磨着他的问题，他把头抬了起来。这个病房里的人，都是无用透顶的家伙。一个人在睡觉，其他人睁开眼睛躺着，跟死尸一样……而去年病房里的成员是很好的，从早到晚大家在一起打牌，或是讲些笑话。

就拿邻床上的那个病人来说吧，就是差一点被他用手指触到眼睛的那个人，呸。他是因胆囊有病而在这儿受罪，能接连几小时看着天花板，大概，那里已经被他盯出了一个小孔洞……据说，他是萨阿列马人，不过恐怕不会。据伊罗德所了解的，那里的人完全是另一种品性，他们好喝酒，爱说笑，都是些色鬼。可是这个人甚至不象个男子汉，当护士叶娃来打针的时候，大家都朝叶娃看着，而他甚至连眉毛都不动弹一下。为什么要给这种人施行手术呢？当他末日来临的时候，就让他翘辫子算了。

伊罗德闭上了眼睛，侧过身来，仰面朝天。一分钟后，他已经睡着了，他自己都感到奇怪，他又在做梦了，他梦见自己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总统跟他早就认识了，他向总统详尽地作解释，为什么人们需要研究月球。（在这个问题上美帝和苏修大概能够找到共同的语言，他们研究月球的目的相同嘛。）

但是，阿列克谢·维亚尔特内乌所面临的问题，要比伊罗德所能相象的复杂得多。阿列克谢看着天花板，只不过是因为他不欢喜看到伊罗德的胖脸，他竭力回避自己的目光跟对方相遇，他相信，要是相遇了，伊罗德马上就会从他的目光中发觉他对他的厌恶。

维亚尔特内乌生气地在想道：在伊罗德身上有某种粘乎乎的东西，正是如此，是某种粘乎乎的东西，维亚尔特内乌对事物欢喜确切的鉴定。维亚尔特内乌认为，伊罗德的胃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他预见到了工作中的一些不愉快事情，才来住医院的。从伊罗德的面部便可推测得出，他的脑瓜里能产生出多么卑鄙龌龊的思想……

维亚尔特内乌在看着天花板。他也发觉了那里的一只苍蝇，不知怎么的，他随即反射性地把苍蝇跟伊罗德联系了起来。不知为什么，他深信苍蝇会飞下来，贴到伊罗德的鼻子上去。他如此深信不疑，以致有一段时间，他象被施了催眠术似的，一直盯着那只苍蝇。可是苍蝇老是不飞下来，只是绕着积满尘埃的灯慢悠悠地爬着。维亚尔特内乌不禁生起气来，他感到，由于愤恨，浑身都热得湿漉漉的了。不知是什么东西，在他腰旁刺痛了一下，他并拢膝盖，勉强把目光从苍蝇身上移开。

卡乌久尔医生说，手术是免不了的了，必需把胆囊切除。在医学方面，维亚尔特内乌所知道的，不会比任何一般的新闻

记者从中学课程上记住的更多。因此，卡乌久尔医生过于详尽的解释，对他来说是相当模糊不清的。他知道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胆囊管堵塞了，所以必需把胆囊切除。维亚尔特内乌记得，他的一个同事，数年前也动过类似的手术，此人还活着，而且继续在工作，不过，他不得不戒酒，而且必须遵守严格规定的饮食。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使阿列克谢感到不安，他并不好酒，吃饭方面，他是随便吃什么都可以，只要是可以吃东西就是了。

一星期前，报纸主编把阿列克谢叫去，建议他写一篇关于当地牛奶联合工厂情况的特写。同时要写得没有刺、乐观，要写成绩等等。要写先进人物，要指出社会监督的作用，要说明觉悟的提高……（分明是一团漆黑，偏要说成是“成绩”辉煌；分明是前途黯淡，偏要装出“乐观”的样子。怪吗？说怪也不怪，因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向来是靠说假话过日子的。）

严格地说，写这一类特写文章，并不是维亚尔特内乌的事情。他的任务是撰写关于各种一般性问题的评论，他喜欢对这些问题冠以一个“为什么”的标题。主编通常都把这样的标题改了，可是维亚尔特内乌在下次文章的标题中固执地加上了这个“为什么”。至于这个标题在校样中是否会出现，这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只不过在他写稿的时候，他必须看到这个字在自己眼前，这个字好象系在懒马车杆上的一把干草一样。有了这个“为什么”，他的思想就不会被吸引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脑子里装着那么多“为什么”，倒颇象是一个“正直”之士。但是，他能回答得了吗？有了“为什么”，思想就不会被吸引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吗？不见得。恰恰是在“为什么”的背后，他想的是巩固其主子勃列日涅夫的统治这桩最重要的“事情”。）

这一次，撰写这类特写作品的一位同事休假去了，另一位这

样的肖像画家^①，则长期出差在外，所以主编不得不委派维亚尔特内乌来写这篇东西了。主编正是这样做了，末了还教诲他说：“一个好的新闻记者应该什么文章都会写。”

维亚尔特内乌无法拒绝，而且也不想拒绝，他甚至感到有兴趣在另一种体裁中试试笔，看看结果会是怎样。

当他来到牛奶联合工厂的时候，事情却向着与他的原意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了。维亚尔特内乌不得不承认，尽管意图可以改变，但可能性和倾向、爱好是无法改变的。他刚到这家联合工厂去访问了一次，就发现了一大堆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完全把他吸引住了，而且这些问题所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一家联合工厂。

他跟主编谈了，想说服主编改变一下文章的方向。主编是个明白道理的人，但是有自己固定的主见。假如他主意已定，要在报上说明一下周围沸腾生活的这个或另一个侧面，那末，当材料没有问世之前，他是一步也不会退让的。由于他认为这样的工作作风是原则性和坚定性的标志，因此要使他发生动摇，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这个主编的态度就是当今苏修统治者的态度。他们就是要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死的说成活的，以掩盖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后的苏联社会千疮百孔的丑恶面貌。）

这样一来，维亚尔特内乌就为了在特写中体现两种互不相容的意图而煞费苦心，可是文章还是毫无进展。正好这时，他的胆囊怜悯了他：清晨，维亚尔特内乌由于难以忍受的剧痛醒来了，他想起身，可是实在起不来，于是便叫了一辆“急救车”。

如今他躺在这里，眼看着天花板，他竭力不去想那未曾完稿的特写。当阿列克谢从这里出去时，他便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

^① 指专写“先进人物”的记者。

自己的本行问题上了……

在这里确是寂寞无聊，连可以聊聊天的人也没有。唯一的一个象鹤立鸡群的人物，是个剧院的管理人员，他患的是血栓性静脉炎，他就睡在阿列克谢的对面（这是个年青人，不知他怎么搞的，竟会害了血管的毛病？）可是在病房里很少见到他，因为他经常有种种事情，一会儿在护士那里，一会儿又在其他病房里，有时就在下面出口处，在那里，一连几个小时吊在电话上，与一些女人胡扯。

维亚尔特内乌稍微抬起一点身子，想看一看他的床位。如今，床位当然是空着的，枕头压得扁扁的，被头团成一堆。打开着的书本乱抛在床上。维亚尔特内乌想弄清楚，这是一本什么书，可是他未能达到目的。他又躺了下来，注视着天花板，随即开始思考起自己未来的一篇特写。

当然，塔涅尔·布巴尔特在离开房间的时候，本来是可以把自己床铺收拾好的，他完全不是一个邋遢的人。可是，当卫生员或护士开始责备他时，他就故意反其道而行之。即使对他生气，也没法生得太厉害，因为这个年轻人长相诚恳而又朴实，浑身焕发一股温厚而又淘气的神情，他对每一个人都能找到亲切的话语，跟每一个人都合得来。因此，即使是那个上了年纪的卫生员的唠唠叨叨的抱怨，听起来也没有怒气，而简直是象母亲般的亲切。

布巴尔特丝毫不反对住院，不论住在什么地方，他反正完全一样；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不会感到寂寞。的确，在自己病房里他是无事可干的，但在他们那一层里有好多病房，有意思的人也相当多。如今，他坐在护士室的桌旁，在穿着白罩衫的姑娘们的吃吃笑声中，他在画着医生们的漫画。搭拉下来的长长的

卷发，遮住了他半个面孔，使他变成了象盘^①那样神话式的人物，坐在对面的护士叶娃，心头油然生起一阵热烈的感情，想用手去摸摸他的卷发——布巴巴特的头发也许是很柔软的吧……

布巴巴特刚才给护士们讲了剧院里即将上演的新戏，他称赞了这出戏和导演，还答应送给护士们剧院的免费入场券。因此，甚至那古板的护士长也容许他呆在这儿。剧院里在上演阿尔布佐夫的话剧《老阿尔巴特的故事》，布巴巴特转述了话剧的某些情节，引起了护士们爽朗的笑声，他在这里真是感到心情舒畅极了。

他的左手肿起来了，而且发痛，但布巴巴特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他是个爱好运动成癖的人，因此身上经常有地方在痛，有时是损伤，有时是一块青紫斑痕，有时是皮肤破伤……看来，他手上的毛病是比较严重的，医生们不仅一般地进行了检查，而且放到爱克司光下照了，但是，这也没什么，医生们本来就是为做这种事而存在的嘛。布巴巴特默不作声地忍受着病痛，他深信，医生是定能把他治好的。

演员们从剧院前来探望他，布巴巴特跟他们中间每个人，都尽可能在显眼的地方进行交谈，而当他们临走时，布巴巴特在护士们身旁走过，随便地向他们挥挥手，意思是说，真叫人厌烦……

他是以只有他一个人所特有的真诚和热情来做这一切的，因此没有一个人产生过这样的念头，认为他是个吹牛大王和装傻的人。只有维亚尔特内乌这个有着戒备眼光的新闻记者，是布巴巴特所不喜欢的，他心里感觉到了——一个超过他的对手。

放着晚饭的小餐车，在走廊里向各个病房推去，医院里散发出一股食物的味道。布巴巴特皱着鼻子嗅了嗅，随即以急速的

① 希腊神话中赫尔麦斯神的儿子。在画面上，盘是人形，而生有角、山羊脚及山羊须。